屯堡村寨品江南遗风

□ 王新伟

征南的将士与填南的平民带来了江南的水乡文化。这种文化与贵州独特的文化相结合，发展成为别具风味、魅力无限的“屯堡文化”。

来到贵州省安顺市屯堡村寨，那“石头的路石头的墙，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，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，石头的凳子石头的缸”的石头世界，令人赞叹。

公元14世纪，明王朝为了制止内患，先后两次统率大军“调北征南”攻克云南、“调北填南”控制西南。为了减轻驻防军队的粮饷负担，实施屯田制，官兵民众立棚建寨。村寨以军事性质的屯、堡、官、哨、卫、关、卡、旗命名，他们也被统称为“屯堡人”。

住的是文化

历经600年的岁月沧桑，屯堡人依然恪守着明朝先祖的文化生活习俗，形成了与周边地区迥然不同的文化地带。

据导游介绍，屯堡的民居建筑，为明代至民国初年所建，能够保存至今实属难得。民居的结构、风水观上遵循江淮传统，结合贵州山地特点又有创新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屯堡民居，这是屯堡人区别于其他人群的重要文化符号。

在九溪、鲍屯、吉昌屯、本寨、雷屯等村寨，都是“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”，靠山不近山、临水不傍水，地势干燥，视野开阔，水源方便。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又可以避免洪涝灾害。

屯堡的民居，以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时空转换所沉淀在建筑上的风烟与刻痕，有伦理的展现，也有心灵的诉求，令人感叹，追忆，思索。屯堡人说，这是祖先运用传统的天文地理对人生命运影响的杰作，居屋被视为“万年龙窝”，对今后家族的发展发达至关重要。

走进屯堡村寨，看到住房布局很是讲究，通常以一条主巷道和多条支巷道，将各家各户连成片，形成城堡式结构。民居沿袭了江南三合院、四合院的特点，由正房，厢房，围墙连成一门一户的庭院。

屯堡人的住房装饰也很吸引人。当地老辈人讲，这是屯堡人延续江南遗风注重审美价值的又一标志。在大家的门楼边，我们看到了过去工匠们充分展示的雕花镂空技艺，垂花门、挂落、垂柱、风窗等艺术构件独具匠心。在石柱础、石窗、石凳、石屋基等石头部件上，雕刻有福寿双全、富贵不断、平安如意、双狮戏球等吉祥图案。

穿的是故事

屯堡服饰是屯堡风情中一幅独具特色的风景画。在平坝县天龙镇，屯堡妇女始终保持大袖长袍尖头鞋等明代遗风。身着或青或蓝或紫或粉或绿或白的大襟大袖长袍，系“丝头腰带”，后吊长长丝绦。在袖口、衣襟处镶嵌美丽的花边。长发挽髻套上马尾编制的发网，插上银质和玉石发簪，腕戴银手镯，耳吊银质玉石耳坠，脚穿尖头平底绣花布鞋，额上缠着白布条。

同行小丁看着导游身后吊着的鲜艳丝带，禁不住用手去拉了下，想看个究竟。导游此时严肃地说：“你拉了我的丝带就要把我娶回家，这是我们的风俗。”“我正想娶个像你这样的古代江南女子。”小丁风趣地说。

吃的是特色

受饮食习俗和自然环境的影响，屯堡人形成了既有江淮风俗又便于战争中携带的特色饮食。屯堡人的饮食文化源于军队，在运动和不断动荡的战争年代通过腌制，烟熏火烤，以便于存放和携带，很多食品流传到今天。

如今，屯堡村寨经过几百年传承、发展和创新，都有着自己命名的屯堡菜肴。镇上的干部为了将风味十足的屯堡菜系传承下去，准备在今年7月份的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上搞一次评比，以此发展形成菜系，招揽顾客。

你要是到屯堡村寨旅游，好客的主人们还会给你端上有名的辣子鸡烧豆腐。一锅鲜红的辣子鸡汤煮着雪白鲜嫩的豆腐，配上嫩绿的原生态水煮青菜，再敬你几杯屯堡人自酿的糯米酒，你就会禁不住地要住下来品尝更多的美食。

唱的是生活

安顺屯堡地戏被誉为“戏剧活化石”。以平地为戏台围场演出，故称为“地戏”。

面具是地戏的灵魂，屯堡人称之为“脸子”，脸壳，是地戏演出的重要特征。这些面具用坚韧的丁香木或水白杨木雕制而成，面具人物各异，屯堡人称为“五色相”，有文将、武将、老将、少将、女将，也有道人、小军、土地、麻和尚等杂色面具，“五色相”的面具面部连着戴耳翅的头盔，正面人物庄严威武，反面人物狞恶凶猛。

花灯与地戏一样同为屯堡人喜欢的民间戏剧。它质朴、抒情的艺术个性却与粗犷、豪放的地戏大不相同。花灯与地戏同出一源，都是随明代“调北征南”、“调北填南”的历史从江南移居安顺屯堡村落的。

屯堡人的花灯，有成百上千首调子，可分为茶歌调、江南小调类、本地民歌衍化类。唱来平稳舒缓，讲究韵味。花灯唱词的句式上比较自由，当地人说，这与花灯歌舞以表现男女追求婚姻自由为主题的特点是丝丝相扣的。比如这首《绣荷包》：门前一树槐，情哥带信来，口口声声要个荷包戴。怎不解下来，哪一个跟你绣出来。

时至今日，每逢节庆活动，屯堡青年男女们相聚一起，或山坡，或田埂，这里一堆，那里一伙，你唱我接，情浓意长。

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说：“屯堡文化是耕战文化在特定条件特定态势下在安顺山地的遗存，至今在它泛黄的历史画卷中仍徐徐弥漫着战争硝烟留下的余味，在都市喧嚣的牛仔西服人群中仍飘逸着宽袍大袖的明代遗风。600年来，它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，它个性张扬的建筑风格，它耐人寻味的民族民风，都是在以‘血脉崇拜’‘家庭本位’为经，‘纯孝遇忠’‘江湖义气’为纬，编制成自为一脉的行为方式、道德准则、伦理规范的家庭思想体系，维系着整个群体的存在和发展。”

屯堡向我们走来，踩着翘尖的凤头，甩动着青丝的节拍，耳垂上的银光摇曳着，仿佛还记得将士们600年醉眼看花的悸动。那写满故事的“脸子”，伴着誓不忘祖的固守。

域外

去鹿特丹 看最美菜场

□ 徐惠喜

在欧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市中心，去年10月竣工开业的一家菜市场吸引了无数眼球。这是一家被誉为全球颜值最高的菜市场，荷兰王后玛克希玛亲临现场为之剪彩。颜值到底有多高？笔者带你一探究竟。

在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城市，菜市场一般都是露天的，抑或临时在马路边或小广场上支几个帐篷，就算是个菜市场。这些菜市场也不是每天都有，一周也就开个一天两天，下午四五点就收摊了。没有菜市场时，人们只能到超市买菜。更不便的是，荷兰雨水较多，有时一天会下好几次雨。风雨交加的日子，在露天市场买菜可不是什么好体验。人们渴望一个每天开放，又不被风吹雨淋的室内菜场。

一家名为“Markthal”的菜市场在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粉墨登场了，这也是荷兰全国第一家室内菜市场。有意思的是，Markthal在荷兰语中本身就是市场的意思。

市场选址很重要，不仅事关人气多寡，还关乎市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。这家市场面向鹿特丹的母亲河马斯河，毗邻市中心商业区，紧挨着宏伟的劳伦斯大教堂，步行数十米就是地铁站，周遭还有几条公共汽车线路，可谓地处人流如织的黄金地段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市场前方还有一个大广场，广场周边方圆百米全是非典型的“异类”建筑，有知名的立方楼、铅笔大楼、城市图书馆等，建筑风格一个赛一个“疯狂”，每天都吸引不少慕名而来的观光客，前来观摩这些“现代建筑博物馆”。

在这一地段新建菜市场，建筑风格也绝对不能太“逊色”。整个菜市场占地与标准足球场相仿，是个高约40米的巨大中空拱形楼房。两侧的楼房自身是公寓楼，共计228套，每套寓所面积小的有80平方米，大的则有300平方米，此外还有24套顶层复式公寓。两头则为全玻璃面墙，视野通透，站在广场上的游客甚至可以一眼看到市场内部的缤纷热闹。单看这个建筑也许你觉得疯狂，但把它放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也就是个“正常”。据了解，Markthal的建筑灵感来源于巴塞罗那、瓦伦西亚及斯德哥尔摩等城市的室内美食广场，而集美食市场和住宅单元于一体的设计则为世界首例的创新之举。Markthal自此成为鹿特丹市乃至荷兰的又一地标性建筑。

该到菜市场里边逛逛了。走进市场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拱形楼顶的巨幅画作。抬头望去，满眼尽是新鲜的蔬菜水果、艳紫妖红的花卉、沉甸甸的金黄麦穗、香喷喷刚出炉的面包……这是画面的主角，好像镶嵌在穹顶一般。这幅主题为“丰足的号角”的巨画，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，是现今荷兰最大的艺术品。这些看似真实影像般逼真的画面，其实都由数码渲染而成。图案的印刷精度和时尚杂志封面不相上下，总像素高达400亿，文件尺寸是惊人的1470GB！令人叫绝的是，图案中间的太阳，既呼应了从拱形顶端窗户中透进的阳光，又烘托出丰足天堂的室内氛围。

作为菜市场，里边的商铺里有关于美食的一切：新鲜蔬菜、各色水果、生猛海鲜、鸡鸭鱼肉，在96间鲜货食品摊位上应有尽有，各种佐料香料、加工副食品、厨具等一应俱全。内容也包罗万象，从荷兰奶酪、意大利冰激凌，到日本寿司，能满足全世界的口味。当然，中国元素是少不了的，一家名为“华南行”的中国超市，俨然其中。市场逛累了，可移步商铺顶上的休闲露台，静享一杯咖啡美酒，小坐歇息。

到了市场，既能买，也能吃，这才能满足“吃货们”的刚性需求。可不，市场里就有近20家不同风味的餐饮店组成的美食街，你一定能找到最爱。到荷兰，有三大特色美食不容错过：鲱鱼、煎饼和奶酪。鲱鱼首当其冲，这种在冰冷的海水中生长的银白色小鱼，油脂丰厚，口感微甜，成为许多人的心头好。不过，这里的吃法与众不同，颇为新奇。不同于广为人知的油煎和烘焙，荷兰人一般将新鲜的鲱鱼用盐渍腌制后，直接搭配洋葱生吃，一口鲱鱼配一大口碎洋葱粒，又甜又呛又鲜美。记住，吃的时候可一定要有“荷兰范”：用手指捏着鱼尾，鱼头对着嘴，整条大口吞食。由于鲱鱼的骨头很软，不必担心鱼刺会刺伤您。

养眼又养胃的地方没有人会不喜欢。去鹿特丹可别忘了去全球颜值最高的菜市场买个菜啊！

（题图：菜市场内景 徐惠喜摄）

旅途 JOURNEY

乌镇听雨

□ 王晓

在乌镇，烟雨迷蒙最好。

初来乌镇，觉得就像是一个近而小的威尼斯，小桥流水石驳岸，摇桨摆渡乌篷船，以河为生的气息很悠闲，很迷人。

江南的古镇我去过不少，周庄、角直、同里、西塘，都去过，再见乌镇，还是不可遏制地喜欢。同行者游玩机会较多，有大同小异的淡然，而我，甚是欢欣，觉得乌镇与前面去过的古镇有些相似，也有些区别。

细雨蒙蒙，游人不多，古镇的一切都清洗过，石板湿漉漉的，返青的树木更新，含苞的桃花更艳，白墙黑瓦更分明，巷子悠长寂静，少有人声，这是我喜欢乌镇比周庄它们多一些的原因吧。

在这里，没有挤到路沿的商家店铺，没有喧嚣的吆喝兜售，多是茶楼酒吧、住家旅社，偶尔一些卖花布布鞋、银饰竹器、粽子米糕的，也多是缩在店里，安安逸逸的，不过于聒噪，不过分热情，乌镇很安静。

除了安静，乌镇还很干净，低头不见垃圾，抬头不见电线，其他小镇常见的蛛网式电线，乌镇将它们藏在石板街下。多年的努力，让乌镇修炼出自己的气质，细节里都有烙印。

乌镇的桥也多，乌篷船就停在桥边，湿漉漉的桥、湿漉漉的船，都是透过柳的帘幕看到的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”，古人的才华让我仰慕，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使得蓬勃生机挡都挡不住。那些经雨的芽苞，看得人心软，绿得人心醉。水边人家，桃花熠熠，新叶寥寥，花苞多多，粉红一片，烟雨里，四边晕染，凑近看，一些性急的朵朵已经放瓣。桃红柳绿，配白墙黑瓦青石板，春天的乌镇绝对惊艳。

去乌镇，一定要走走逢源桥，由两座桥并在一块儿，无缘各奔东西，有缘在此相逢。舍不得那里的色彩，舍不得那里的空气，唯有快速按快门，想把那里的一切都带回家。

这一片闲适之地，也有刚烈一面。

出生在乌镇的王会悟就是杰出代表，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夫人。1921年7月，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，王会悟作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，参加了大会的筹备、会务和保卫工作。大会期间，由于密探闯入，会议必须另选地点。王会悟立即建议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。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，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，完成“一大”所有议程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。

中国现代著名革命作家茅盾也是乌镇人。1978年秋，一位法国朋友采访82岁高龄的茅盾时，照例提起那个每位作家都会遇到的老问题：“你是怎样当了作家的？”因为从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常能披露一个作家走上创作道路的“秘密”，窥见其生活道路与文学活动的某些特点。茅盾当时是怎样回答的呢？“那是因为我没有做成革命家，所以就成了作家。”简短的一句话出奇风趣、直率。

这就是乌镇养育的儿女。

行走在乌镇，在温情与刚烈里感知这个江南水乡。那些景，那些人，看过，听过，感受过，来过就不曾离开。

狂漂正酣

李景录摄

醉美湘江夜

□ 胡小平

一连几场大雨，清新了两岸，丰腴了江面。在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，滩边疏疏密密的青草随着水波的荡漾，时隐时现，呼吸出浓浓的草香，让人感到勃勃的生机。蛙儿在青草间爱恋着，嬉闹着，不时发出“哇”的一声呼唤，或是“呱”的一声回应，加上各种虫儿的唱和，还有偶尔的一声鸟鸣，使江边显得更加安详、宁静。

滩边新砌的大堤上，男女老少，或跑或走，或站或坐，或蹲或躺，或指指点点，或嘻嘻哈哈，或卿卿我我，或……一个女孩借着路灯，坐在石级上，看一眼捧着的小书本，抬起头来，闭上眼睛，嘴角嚅动两下，接着睁开眼睛，低下头去，显然她在背诵着什么。

远远的，不知是谁在湘江之上，拉起了一条变幻着红黄蓝绿紫的巨幅彩带。那变幻着的色彩，绚烂着天空，更将水面和过往的船只映染得五彩缤纷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那是气势磅礴的北大桥！

随着“突突突”的声音消失，一条船挨着另一条船在江边停泊下来。两个人影一前一后，在有些摇晃的灯光下从船舷走向甲板。辣辣的菜香从船上飘过来，好像煮的是鱼哦，也许就是湘江里的刁子鱼吧。一叶小舟从停泊着的大船旁边快速滑过。虽然看不清站立船头的人的脸庞，但可以朦胧地看到他那飘动的衣袂。

一个人影从滩边向江堤移动。我走向前去，抓住从斜坡上伸上来的一只有些颤抖的手，用力一拉，他和肩上的担子一起上了大堤。他放下担子，扯着衣襟抹一把脸，指了一下担子，嘿嘿一笑，说那是江里的飘浮物，得打捞上来，让江里干干净净。

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朗诵声。“……啊！那江水就是我血液的奔腾，那浪花就是我思想的飞溅……我爱我梦里的湘江，我更爱明天的东方的莱茵河！”一个帅小伙站在高高的石栏上，大声地朗诵着诗作。路过的人或侧目，或哂笑，或驻足，或欣赏……我仰视着，为他的激情澎湃、神采飞扬而感动，而感染。

一个快跑着的老大爷绊倒了，迎面走过的小伙子抢步向前，小心地将他扶起。从后面追上来的老大娘向小伙子道了谢，转而嗔怪老大爷不该逞强。老大爷却挥着手，说这算什么喽，没事，说着又跑了起来。老大娘摇摇头，笑着赶紧追了上去。

对岸岳麓山的轮廓，在淡蓝的天空的映衬下朦胧可见。那山顶似乎就挨着了天空，那山间稀疏的几盏灯火依稀就挂在天上。

两岸高楼上闪烁的霓虹映照着波光闪耀的江面，一江的灿烂，一江的生动。

一个夜钓者提着钓具攀上江堤。我帮他一把，问他收获如何。他推推眼镜，爽朗一笑，指点着说：“我这钓的可不只是鱼呢，更是这醉美的夜色！”

是啊，沿江一路南下，一路好景致，一路好情怀。

回首北望，蓦然自问，是谁醉美了湘江的夜色？

鹅毛鸭毛甲鱼壳

□ 缪宇光

我见到他时，是在大齐塘村村委会，一双又脏又破烂的风凉鞋，戴了顶旧的太阳帽，黝黑的皮肤，60岁出头的年纪，1米78的个头。

我请他坐下，问他是做什么活的，他说他是收鸭毛的。

哦，在我们当地的小区和农村，吆喝着“鹅毛鸭毛甲鱼壳了！”就是他们这个群体。

他说，现在是收鸭毛的淡季，他每天骑着28英寸自行车，走遍好几个村镇，也收不了多少。他说6元钱一斤收进鸭毛，再以9元钱一斤卖给来收货的萧山人，他从中赚差价，利很薄。

他收购鹅毛鸭毛甲鱼壳已经十几个年头了，虽然现在因为白内障看不清东西，但他还得每天走村串户收购杂货。他说，鹅毛鸭毛收购最好的时候，鹅毛卖给萧山人要47元一斤，鹅毛要经过加工出口，外国人的羽绒服就是鹅毛做的。

我问他，一年收购下来，收入是多少？他告诉我，好的时候是3万元，一般的时候是1万元。我说：“怎么这么少呢？”他说：“还好，我还有3亩多田地要种粮食的。”

我问他家楼房是几层楼的？他笑了笑，告诉我他和老婆住平房，房子是40年前造的，大哥是泥水匠，舅舅是木匠，他们帮他造的房子，造房的材料是原先老房子拆下来的。

我问他除了收购鹅毛鸭毛、种田，还有其他生活来源吗？他说就这些了，村里帮交了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，办了低保户，日子还过得去。

他要走了，问我是谁。我说我是市里的普通干部，下在村里。他说：“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又见到你呢？”我笑着回答：“到时候碰到了呗。”

我跟着他走出村委会门口，看着他骑上自行车。车前挂了一个甲鱼壳，自行车后排座位两边各挂了两个黄色蛇皮袋，那是他用来装鹅毛鸭毛的。他上了车，向我挥了挥手，转身，一路吆喝着：“鹅毛鸭毛甲鱼壳了！”